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柳待制文集卷十五

續金華叢書

記

崇福永樂寺記

吳江四封以水爲城，泖港瀆綺錯，某布浮屠氏之居，間見於葭菼間，水鳥樹林，各具殊勝。楚粵之郊，無是景也。由州郭西南去七十里，有塘曰荻塘，有地曰雙楊，故未有寺，而有寺始實際大師永真真字無相，常熟姚氏子，早依慧照大師圓公薙髮受具，嘗出遊方，過雙楊，愛其融結完厚，據勢不騫，將求席地修習禪觀。里大家周氏因聞生，悟斥其地數十畝，施而歸之，真誅茅結屋，作華光王像，昕夕祈叩，焚指自誓，將興道場，積誠上孚，神與嘉應，緇白之侶，善其戒行，聞者見者，委施恐後，眞度其力，與時可以建事，乃大興土木，宏啓寶坊，居佛之殿，演法之堂，縣簾之樓，櫺藏之室，若山門庫院，齋廡庖廩，咸以序爲凡所締構，必極堅好，單鉢趨庭，鐘魚答響，巍然壯觀，將與名藍望刹角麗而爭華矣。內戚謝節使，稟聞而起信，爲請于朝，有旨錫寺額。

曰崇福永樂之寺使著甲乙流傳之令而賜眞紫衣師號嘉其自業而煥飾之時則宋淳祐之七年也眞尋以福建轉運使劉公之招出世建寧之安國闋歲謝歸至元十五年六十三示寂于寺之方丈度其徒二十餘人而若普顯普修普信普曉普淨普達則其上首也顯繼席十年而修實嗣修亦端一有爲益建大閣斲木爲盧舍那金身坐寶蓮華上旁列千佛別印三藏教經五千四十八卷函盛皮置龕栖左右如龍宮之湧現而帝網之褰開麗且密矣初眞肇基嘗插艸建標曰某當作堂某當作室後必有成我志者人固疑而未信也今千楹萬礎雲蒸霧鬱屹爲大方之家雖其願力弘深有以致之亦由繼述得人克濟斯美可不謂之盛際哉修傳信曉而次及于達達且老自念昔吾師實際不階尺寸之力規作蘭若依乘佛智幸就功緒爲吾之徒被服三衣蠲除五欲有宮居粒食之安無更繇賦租之累固祖德之封培而法源之流衍者也惟古招提其名迹緣起記蒞樞機傳在人口周于聽聞以有文字爲之紀述故能久而益著今吾

寺六世百年傳持一道而碑版無辭圖牒未載何以揭德訓嗣孰專
製作其往請辭于是其徒元鼎方建業大慈教庠乃介其宗主天泉
餘澤乞予文之於石泉與予異名同行不得辭則爲次序其言而繫
之以頌頌凡六章章十句頌曰嚴嚴像法浹於寰中如月印水如雲
行空觸之則是境境圓融我行江吳湖澤西東幢刹相望殷其鼓鐘
其一 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葢焉叢薄孰開精藍揭名永樂

觚棟鵬騫簷牙獸攫法法毗盧門門樓閣

其二

於維永樂爰始經營

以華光王爲護法城一華旣發五葉同榮施道旁流百川就盈致泮
力致成則天成

其三

緊實際師昔在佛世宅茲空荒修三摩地是舍

利光珠潛五閤乘大因緣揮發神智譬如酌泉望滿一器

其四

際則

往矣百年六傳孰引孰承其世多賢謂是永樂雖名梵筵如一微塵

栖于毫顛卽佛觀佛說法熾然

其五

法不虛行以人而重四分六儀

三時禪誦樹影水聲皆其機用以我是心歸美讚頌

缺

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僞比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繫乎道然迹其廢興在人成壞因時足以占像法之汙隆示民情之向背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哉大都崇真宮提舉道士薛君立義予方外友也比歲退隱貴溪龍虎山中以書諭予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于世計是官號爵級必出于唐末五季用武之際殆一時之禮制歟司徒之後稍稍向用儒術至宋太學博士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穎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寇燬紹興初穎子習淳熙中習子徹復先後增施園田重新基構架虛爲樓範金爲鐘寺制方備而宋社已墟會里民有倡亂稱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宋亦浸湮而浸微矣爲淳熙之役者恩州南丹縣令則我之曾祖也泰定三年我自崇真南歸主僧於善以復寺告重念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其廢而我寄迹老

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傾倒囊楮佐興凡役以無忝我所
生善謔曰此檀越之弘願而比丘之勝因也予其敢有弗虔明年粟
布工材畢具三月王子佛殿成其崇幾尺縱廣幾尺又明年兩廡成
門堂齋寢各以序爲莊嚴麗密耽然盛觀過者改視知薛氏之猶有
餘祉也子幸以文責我一以昭往迹而一以厲方來如將誘爲緣業
則我所未暇嗟夫稱心一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薛
氏之多賢訖重輝而再造玄義妙善雖則異名同行要其尊祖扶宗
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爲巨故題其額曰稱心寺重建佛殿記尙
亦史氏舉凡之例哉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藥師院記

藥師院栖僧數百指在清江鎮市閭中蓋不知興作緣起而藥師者
如來之別號以是名其刹固謂衆生顛倒因病得瞻如來妙有光相
猶如痿者獲伸渴者霑飲何必身踐耆域之塲手探方匕之劑自然
安隱饒益稱吾法已由宋寶佑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三燬賴其

徒多才良故能顯致信施屢僨屢興愈新愈盛東西行者每覩之以
爲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流亦繫乎人哉皇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
士選性玉相繼經畫而大佛寶殿成豐崇麗密竇異曩稱善士何定
山上座杲日實薦材輸力院衆奮踊因相顧言殿役最鉅厥旣底績
乃若寺制之當備吾而可諉其責於是從義傾斥衣盂建法堂普潤
哀輯勝賞作三門以和又攻石陶土增築繚垣齋廡庖庾輻集鱗比
巖然煥然目睹心竦生大歡喜以爲如來覺苑化現湧出隨所敬禮
而得開度譬諸智井鑿深更取清泉以悅衆口轆轤不費水味益佳
施者受者皆名報恩爲國貽慶然則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起不
在斯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款門求記爲次其說使歸而鐫之以
昭來者九月三日記

慈慧菴記

先儒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喻以顯道今大經所說堂臺塔廟
象馬車輿衣紱纓珞總衆寶以嚴節約四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

和該權實之用爲大根大器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
玄徒白羽隨順修行猶有待于卽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嚴像法殫
極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域而一方千佛十方萬佛
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卽名寶坊何嘗不認大經所說爲眞實義哉思
昔一士依止雙檣樹下著僧伽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號名善慧
則吾婺人也雖內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道猶存至今緇素之
倫雅崇性相之論王曇願爲上首靈運恐後成佛抑有自來慈慧菴
在郡城西北陬故爲王氏第學佛人周覺聰始買居之覺聰早持內
典有所證入誓息諸緣歸誠圓覺卽以安處施作伽藍構殿像佛敞
門通道旛彩香華旣已備諸供養又謂瞻仰吾法依于一相而流通
衆妙實在契經掄材徵工復作大華嚴閣贖盡經八十一卷皮實其
上斲木塗金爲盧舍那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其左其右時節大
會四衆咸集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經歌唄歸美報上在大城中隱
然爲象王一窟矣于是遠近傾信稍以貲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

予覺照承志尤謹拓開後隙地益建彌陀殿翼以齋寢總若干間而
庖廩匱井鐘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縮成凡施之出于其私與合之
于衆得田若干畝而薰蠟茗劑之須無外求者覺照不懈進修謙已
能受聞旁縣龍丘有苦行人葉性空嘗涉道自在乃虛左席延而致
之俾以一音演暢申祝國釐而次以愷利羣生蓋其志不以述事爲
已足而以弘法爲已任使居善慧之鄉咸修覺照之行豈有攘袂于
其間者哉予友張君子長居邇慈慧間嘗道予往游覺照淪茗羞供
歷誠致辭丐予施文傳信方來昔予講禮之暇稍窺覺苑之際見世
之談實相者迷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漏之因方閱焉悲之竊喜
覺照不隳形體墮業識而能作是方便以自修自證在于晚季豈不
猶賢矣乎菴蓋作始于大德癸卯三年而覺成十年而聰化去又十
五年覺照作別殿而菴制粗備屬茲序續而將有賴于吾言吾言何
足賴也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夏五月旣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五縣所負山口仙華山山去縣尙十五里行未半道有浮屠氏之居
榜龍華寺者經始于柴氏婦胡而緒成于其孫善義龍華廢寺額義
請于官揭而顏之用舊典也初里大僧師遠早遊諸方參禮名師卓
有見解依虎丘不傳本靈隱而不化去依淨慈斷倫而倫又化去
返栖故山將以究了已事胡之母子竊深敬之爲卜其居之右作積
善庵迎之以來且命義從之游處遠庵居六年而寂於是義拳拳弘
法之念不懈益勤間至錢塘或導之入謁淨慈愚極室中極啓之道
要義愈感服時及庵信絕學勤繼主西峯義往來咨扣二公尤掖進
之秋江湛方自華頂起單憩婺城北圓覺庵義一見與語合意卽介
勤請住積善厥旣受請撰曰入庵開法而四方慕道之侶知義可以
依止來者如赴義又益治禪栖規恢法會是歲坐夏者餘五十單縣
主簿趙君郁見而躋之始勸義請故額以寺易庵又明年湛遷住華
藏衆亦隨散義愀然曰有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迺以
傳姓承宗之事付之兄子自乞祝髮受度焚香設像遙禮遠公爲之

師焉蓋昔以遠故作庵而遠又嘗陷我以禪悅之味者也遠爲初祖則由我以及世世傳次住持尙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于茲義誠知本哉自義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營夕計唯以堂室未宏像圖未飾爲已策勵凡窘身節口以有銖縷之贏不以給諸斲削之伎則以授之采繪之工今殿寢中嚴門閤外敞徑術繩引齋廡翼張而演法之堂旃檀之林香積之厨參峙臚列森邃蕭爽鐘有龔簏經有函皮有田以給饘粥有林以備薪樵圃可以畊井可以汲視諸方大雄氏之宮亦充美矣而義之言則曰是在吾法猶爲未具復闢地其後建千佛閣負閣爲普賢殿四楹藻梲繡栴上下曠發位虛舍那佛閣中而旁寘賢劫千佛坐像其次斲木髹形塗金渥采相好莊嚴若幻而出香華幢蓋備諸雜飾時節大會有式有度然皆有以資之無外求者吾縣雖斗絕而經塗所出披緇衣褐之徒解履升堂甘寢美食如返家舍有以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立叢林其意正惟有得于此焉耳義之爲是寺役也閱三世四十年若其伯叔兄弟與其故妻

之姊妯咸有所助而施之出于植信者亦十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
及其內子張緣契特厚所捐貲相其造閣之役度僧之事又斥腴田
若干畝歲入其租以供僧賢會凡費所謂有以資之者也今立祠閣
西每食必祝浮屠人所爲修其祀報蓋如是而已趙君子友也間持
義之言請予曰義耄且衰矣深惟夙植善根攝是正念殫智畢慮開
拓精藍雖名有漏之因實覲無窮之利然我能奮興于前而不能必
其縣引于後則植者有時而仆築者有時而隳華絢麗密者有時而
埃礮無餘我爲是懼亦無筆爲訓辭以傳示於我後之人且誓言于
佛而以天龍鬼神禁而誘迪之矣意猶以爲未也檀越爲我謀文
顯著于石使有目咸睹有耳咸聞豈不益爲可恃哉義之所以必假
吾言以致其請者以君之不我欺也予受言已則辭而識之曰佛法
被于天下名山大澤之間壽國福民之祀鼓鐘相聞大抵歸于釋矣
然其人豈能皆以說鈴化讐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以同入于幻囿
不可救止而後已也蓋亦有山林特起之士返流自照發眞歸元用

其善巧方便聞修至于積之久而豈居廣藉迄就功緒則簣進而爲山水至而成渠若善義之于龍華始奮其孤孱之力以卒成是偉異之觀雖欲不歸之緣業詎可得乎然則義之假象以顯智因境以導迷又豈不欲率此士衆生同登淨覺而延茲堅根碩葉之蔭于方來而未已也耶乃若田業之籍于寺者或義所自施或得之衆施與凡佐其肇興之費者細大畢紀將託茲石之陰繫而鑒焉其不私人之惠又如此嗚呼世出世間有二法哉

僊華山化城精舍記

僊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繚原田度澗岡前行可數里至東峯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潄然仰出其土田宜樹藝浮屠若空者受經於山北之皇安普利院出參禮名師遊浙東西倦且休矣始披荒得之剪茅茨室度可尋丈將自食其力以修習禪觀究了大事久之白衣人稍來依止而室隘莫能容空之師清衍比受請樓氏主其墳菴長者億聞空苦行而嘉之爲徙其家廢佛祠位于中以嚴像法作齋寢

庖福使可繼處天童竺西和南題其榜化城精舍表緣業也于是龍
峯主僧永鎮首施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山園總若干畝隸之
衍曰吾則不可以無施也亦割私田若干畝歸焉空受施已知其道
肫懇可信益務力生勤事不懈進修而門廡鐘閣咸以序爲始圖觀
音大士像于北壁更搏土爲之飾以黃金範銅作鐘亦若干觔而贏
有田若干畝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經紀者若干楸樹之墟化爲寶所
猩鼯之穴現成法筵瞻者生敬遊者忘去行修而緣稔雖空亦不自
意其成就如是佛之爲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生方韶父
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探擷奇秀攄發芳華是山之勝幾無佚美矣歿
且葬域距精舍不數十舉武子時方教國子赴來韓行爲銘其孤樁
梓鑽石未樹予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買田具施請寓祠植碣精
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曷敢不承及予絮酒以往空作禮迎勞
固嘗問詩法于先生師之亦宜間數歲空攝衣入謁曰檀越爲我識
精舍本末予以先生故屬筆夫奚辭予觀自古佛者苦心窘形離智

斷念竄伏于空林灌莽之間晝日力作食艸木實晨莫稽首合爪崇
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慎雖踐蛇茹蠱交變于前以爲是偶然者
其心精進無有退轉故能攝受諸難返照自性平等眾生入佛三昧
其堅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一婆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光動地之
祥而法印真乘燈燈不昧天下叢席藉以爲宗今世祀益縣祖風不
紹三衣改飾伊蒲罷供將明小果之因難甚一華之見於斯時也使
無識超見卓如空等輩拔于淖淪歸潔其身而思滅苦本之士猶得
託焉以處則澗盤之上不名一迹可不可哉雖然念拮据之不易重
付累之有人此又繫乎緣業之洪纖予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
明年青龍丙子春正月丁巳太常博士柳貫記

橫山龍神廟記

婺衢二水會于蘭陰合流而下爲蘭溪治城占水之東而直其西南
自山橫障衢水之衝者橫山也水方湍悍而巖崖扼之泓渟灣洄匯
爲深淵宜有龍神潛于其中出光景騰雲氣蓄洩雷雨而潤澤羣物

其爲造化之府章章異哉然則神之嘉惠于茲土舊矣而民之報事于神者宜何如山故有龍神祠比歲因廢不舉厥咎在民而吏亦安能無責乎爾重紀至元二年其歲乙亥夏秋不雨赭原焦野民憂無年長牧僚吏爲徧禱羣望靡牲殫幣神弗顧答州判官王侯庭鈺獨深繫心焉乃進父老而問郡故得龍淵之迹郊郭數里而近練日宿齋屏卻車騎親卽其處取香辦書齋意厲深潔誠籲于明神垂瓶而挹清泠張旗而導先御見山際升雲如縷有頃立陰四塞甘澍滂流四境旣足萬槁咸蘇民吏交口歸德于侯侯曰盍新祠廟昭答神貺乃出餐錢以爲民倡又明年廟成具石來請刻辭嗟乎神智變化莫靈于龍矣淵飛而天行豈有迹哉然而窟宅斯在胥蟻潛通雖未可的然求之方體之中而亦不可漠然委之方體之外惟夫以心感心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爲靈者無在不在眞若蓄之宮沼可參而擾也王侯以賞延入官廉靖寡欲而篤于愛物肆茲閔旱之誠實本宜人之政龍維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廟而